

困學紀聞

〔宋〕王應麟 著

〔清〕閻若璩 何焯 全祖望 注

樂保群 田松青 校點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困學紀聞

〔宋〕王應麟 著

〔清〕閻若璩 何焯 全祖望 注

栾保群 田松青 校点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困学纪闻/(宋)王应麟著;(清)阎若璩,何焯,全祖望注;栾保群,田松青校点.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.4

(国学典藏)

ISBN 978-7-5325-7559-6

I. ①困… II. ①王…②阎… ③何… ④全…
⑤栾… ⑥田… III. ①笔记—中国—南宋—选集 IV.
①Z429.4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43472 号

国学典藏

困学纪闻

[宋]王应麟 著

[清]阎若璩 何焯 全祖望 注

栾保群 田松青 校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8.75 插页 5 字数 471,000

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00

ISBN 978-7-5325-7559-6

I·2902 定价: 4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前言

陈祖武

王应麟，字伯厚，号深宁，学者尊为厚斋先生，庆元府鄞县（今浙江省宁波市）人。生于宋宁宗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卒于元成宗元贞二年（1296），享年七十有四。厚斋先生为宋末元初大儒，以淳祐元年（1241）进士，历仕南宋理宗、度宗、恭宗三朝，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。后见朝局败坏，颓势难回，愤然抗疏而出，辞官还乡。入元，隐居不仕，杜门二十年，著述终老，志节耿然。一生著述弘富，凡三十余种，六百余卷。清乾隆间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著录其论著达十四种之多，推为“博洽多闻，罕其伦比”。所著《困学纪闻》二十卷，成于入元以后的艰苦困顿之中，网罗文献，博赡通贯，既集一生学养，亦寓家国忧思，为我国古代学术史上有口皆碑的名著。

厚斋先生之学，尤其是所著《困学纪闻》，影响有清一代学术甚巨。三百年间儒林中人，无不深得厚斋先生之学术沾溉，顾炎武之《日知录》、阎若璩之《潜丘札记》、钱大昕之《十驾斋养新录》、赵翼之《陔余丛考》、陈澧之《东塾读书记》等等，每多引为矩矱，颇见遗风。专事《困学纪闻》董理者，顺治间即有刘孔中、周亮工之选钞，康熙间复有阎若璩、何焯二家之笺注，乾隆初则有全祖望之三笺，嘉庆、道光间，更有万希槐、翁元圻二家之《集证》、《集注》，迄于晚清又有重臣张之洞之奖许，后先相承，代有传人。其间，全祖望不惟三笺《困学纪闻》，而且结撰《深宁学案》，阐幽表微，弘扬先贤，在厚斋先生学术传衍中，乃一尤可注意之大事。

全祖望，字绍衣，号谢山，亦浙东鄞县人。生于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，卒于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得年仅五十一岁。谢山秉性亢直，中年失官之后，绝意宦情，潜心经史，留意乡邦文献，表彰一方先贤，有“深宁、东发（黄震）以后一人”之誉。厚斋先生学行，乃谢山一生尤为经意表彰者。

乾隆二年（1737），谢山由京中南归未久，喜闻榆英邨王氏存有厚斋先生画像，欣然专程拜谒，撰文纪念。文中重申先前所撰《同谷三先生书院记》之见，认为“先生之学，私淑东莱而兼综建安、江右、永嘉之传”。从而确立厚斋兼取诸家、综罗文献、独得吕学之大宗的历史地位。于厚斋先生之生平大节，谢山《宋王尚书画像记》一文，尤有扫除榛莽之笃论。据称：“顾所当发明者有二，其一则《宋史》之书法也。先生于德祐之末，拜疏出关，此与曾渊子辈之潜窜者不同。先生既不与军师之任，国事已去，而所言不用，不去何待？必俟元师入城，亲见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？试观先生在两制时，晨夕所草词命，犹思挽既涣之人心，读之令人泪下，则先生非肯怆然而去者。今与渊子辈同书曰‘遁’，妄矣。其一则明儒所议先生入元曾为山长一节也。先生应元人山长之请，史传、家传、志乘诸传皆无之，不知其何所出。然即令曾应之，则山长非命官，无所屈也。箕子且应武王之访，而况山长乎？予谓先生之拜疏而归，盖与马丞相碧梧同科，即为山长，亦与家参政之教授同科，而先生之大节，如青天白日，不可揜也。”（全祖望《鲒埼亭集外编》卷十九）

有鉴于《困学纪闻》阎、何二家笺释之未为尽善，乾隆六年（1741）秋冬间，谢山旅居扬州，取二家笺释合订，删繁就简，补阙正讹，复增三百余条，成《困学纪闻三笺》。翌年二月，谢山撰序记云：“深宁王先生《文集》百二十卷，今世不可得见，其存者《玉海》部帙最巨，尚有附刻于《玉海》后者十余种，而碎金所萃，则为《困学纪闻》。顾其援引书籍奥博，难以猝得其来历，太原阎徵君潜丘尝为之笺，已而长洲何学士义门又

补之。……予学殖荒落，岂敢与前辈争入室操戈之胜，况莫为之前，予亦未能成此笈也。……是书虽经三笈，然阙如者尚多有之，又安知海内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刘者乎？予日望之矣。”（同上书卷二十五《困学纪闻三笈序》）

谢山之学，博及四部，经史词章，在在当行。乾隆七年（1742）四月，曾与甬上同好结真率社，赋诗吟咏，唱和抒怀。十月，谢山汇诗社诸友佳构于一集，题为《句余土音》。其中载有一己所撰《王尚书汲古堂》诗一首。诗题之下，谢山有小注云：“尚书之父温州，善教子，理宗尝书‘汲古传忠’四字，又书‘竹林’二字赐之，遂以名堂。”该诗既述厚斋先生之为人学，亦载王氏一门兴衰，抚今追昔，俨若诗史。谨过录如后：“竹林沉沉天宇碧，汲古传忠垂御笔。其中孕出双灵鸟（原注：尚书与弟应凤同日生），接翅飞来文五色。长公尤克昌其家，文献渊涵包八极。浙东学统溯明招（原注：吕祖谦），西山（原注：真德秀）东涧（原注：汤汉）递正席。爰以大宗集大成，区区词科乃余力。棱棱风节遭残宋，大声疾呼终何益。从此肩户毕残年，日闻空堂三太息。可怜《困学纪》中语，此志倔强固犹昔。商山四皓鲁两生，不以坑儒尽耆德。浮丘高堂济南叟，不以焚书绝遗籍。石奋家风在躬行，不以崇诈泯旧泽（原注：此语尚书载之《困学纪闻》，又见《桃源戴氏族谱序》）。天留硕果系孤阳，由来霜雪不能食。莫谓兹堂仅百弓，足为故国扶残脉。遗文百卷归羽陵，学案文案都剥蚀。流传少作词科书，犹为舛陋资典册（原注：尚书学术，世徒以淹博视之，其实则余绪也）。孙枝一线日就衰，锦里门庭减颜色。只有东壁光曛曛，夜堕堂前震木石。”（《句余土音》卷上）

凭藉多年究心厚斋先生学行的积累，全谢山纂修《深宁学案》已然条件具备，只待得一恰当之实现时机。据董秉纯辑《全谢山年谱》记：“（乾隆）十一年丙寅，先生四十二岁，仍录《耆旧诗》，兼修南雷黄氏《宋儒学案》。”可见此一时机的到来，乃在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。又据

该谱续记，迄于乾隆二十年逝世，谢山南北奔走，除董理《水经注》之外，几乎无年不在《宋元学案》的续修之中。由此又可认定，《深宁学案》当结撰于此数年间。

《深宁学案》见于今本《宋元学案》卷八十五。依黄宗羲、百家父子未竟旧稿，厚斋先生仅存小传一篇，附载于《真西山学案》。后经谢山增定，始独立而出，自成一卷，题为《深宁学案》。一如学案体史籍定例，《深宁学案》卷首为序录，总评案主学术云：“四明之学多陆氏，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于接陆学。而深宁绍其家训，又从王子文以接朱氏，从楼迂斋以接吕氏。又尝与汤东涧游，东涧亦兼治朱、吕、陆之学者也。和齐斟酌，不名一师。《宋史》但夸其辞业之盛，予之微嫌于深宁者，正以其辞科习气未尽耳。若区区以其《玉海》之少作为足尽其底蕴，陋矣。述《深宁学案》。”继之则为案主小传，大体删节《宋史》本传而成，直书其事，简核有法，所增“入元不出”四字，不没大节，洵称实录。随后即是案主学术资料选编，凡二种，一为《深宁文集》，一为《困学纪闻》。前者仅九条，而后者则至百余条之多。道光间，谢山遗稿经王梓材、冯云濠二人整理，《深宁学案》中所录《困学纪闻》语，尚存六十五条，且皆出全谢山先生手。案主之为学旨趣，棱棱风节，凭以足见大体。

【按，此前言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（全校本）《困学纪闻》（翁元圻等注）之代前言，原名《〈困学纪闻〉与〈深宁学案〉》，略作删节。】

校点说明

钱宾四先生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引论中，以为治近代学术当自宋始。清初硕儒孙夏峰、黄梨洲、李二曲、王船山、顾亭林等无不寝馈于宋学，此后李恕谷、方望溪、李穆堂、全谢山等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。至汉学既兴，而诸家汉学之高下浅深，亦往往视其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。王应麟生当宋末，气节既高，学问尤称富赡，所著《困学纪闻》二十卷，言经义虽以朱子为宗，而实广取博采，尤重史学，正如全祖望所云：“先生之学，私淑东莱（吕祖谦）而兼综建安、江右、永嘉之传。”此中自有鼎革之后的家国之痛及深切反思，故视为对两宋学术的某种总结亦无不可。此书虽自元至明递有刻本，但其要旨真正为学者所注目，则自顾炎武始。顾氏名著《日知录》不仅在体例文格上受《困学纪闻》很大影响，最重要的是在寄亡国之痛于学术，从而探究“圣贤六经之旨，国家治乱之源，生民根本之际”这一方面更多受王伯厚的启发。至于《困学纪闻》之博学，虽然相比之下近于支末，但顾炎武以纂辑综理而开阔掘深，遂成考据专门，对后来清代的汉学形成更至关重要。故将《困学纪闻》视为遥开清代学术之先河，实不为过。

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成书于元初，而付梓则在王氏逝世三十年后的元泰定二年（1325）。此本世称“庆元路儒学刻本”。民国时，此本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，影印面世（以下简称为“元刊本”）。

然《困学纪闻》一书文字简奥，向称难读，故自清初多有笺注。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（1638—1704）据元刊本重校并加笺，为当时最善之本。此后不久，著名学者何焯（1661—1722）在阎本的基础上加以校笺，

世称“二笺本”。至乾隆时，著名学者全祖望（1705—1755）又对“二笺本”补充注评，世称“三笺本”。我们这次校点整理的，即“三笺本”。

此次校点，我们以清嘉庆十二年（丁卯，1807）友益斋的《校订困学纪闻三笺》为底本（校记中简称“原本”）。事实上，该本虽名“三笺本”，然除阎、何、全三家外，另收有方朴山、程易田二家注，故友益斋本扉页又标以“五家注”。而除此五家外，“三笺本”中还兼收方心醇、屠继序二家评注。各家笺注之前分别标以【阎云】、【何云】、【全云】、【方朴山云】、【程易田云】、【方心醇云】、【继序按】。这七家注文原本皆为夹注小字，现为读者方便阅读，将七家注文全部移至每条之后，并表以注码。而王应麟自注，则一律标以【原注】，以小字夹注排于正文中。另，书前原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牟应龙序、袁楠序、全祖望序和王应麟自叙5种，我们在书前保留了王应麟自叙和全祖望序，其余3种则作为附录附于书后。

“三笺本”中《困学纪闻》的原文来自阎注本。阎注本对元刊本虽多有匡正，但也间有据意妄改之处及手民之误。所以我们在校点《困学纪闻》原文时，即用元刊本重校，阎本误改的，我们据元刊本恢复，与较重要的异同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。

为了方便读者阅读，凡是正文和各家注中所引典籍，我们一般都标以引号。当然，这些引文并不都是原文照抄，很多是原著的节略或櫟括，对于这类引文，我们一般也都标以引号。但在注文中也偶有错简、误引、失注之处，对这些问题我们均补改于注脚中。所有引文，凡是能找到原书的，就加以校勘。凡引文与原著文字有异同但意思上无出入的，即不作校改；如引文有明显的讹误及倒、脱、衍之处，我们校改时原文标以（×），校改文字标以〔×〕，一般不另出校记。如果其间文字异同及节略櫟括与原著文意有出入，我们则在脚注的校记中加以说明。此外，一部分注文我们还参校了后来所出的翁元圻《困学纪闻注》（校记中简称“翁

注本”。)

另外要说明的是,古籍的标点风格很难强求一律,特别是一些书名号,古人往往节略数字,或者随文即兴,如“南、北二《史》”、“《隋》、《唐志》”、“《公羊》文公九年《传》”等,我们仅以便于读者阅读为准,很难用现在的规范要求了。而对于“孔疏”、“毛传”之类,一般不加书名号,但易引起误解时就加上。这从体例上看似不一致,但对读者并无妨碍,请读者鉴谅。

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《困学纪闻》的最佳注本当为“翁注本”。乾嘉间,余姚人翁元圻(1751—1825)综辑诸家笺注,并博搜群籍,穷其事原,以数十年之功,成《困学纪闻注》,堪与同时成书之嘉定黄汝成《日知录集释》并称名编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《困学纪闻》涉猎广博,而翁注一一论注,对于今天的广大读者来说,不啻是中华学术的入门读本,称之为国学小百科也不算大过的。然而,由于翁注本《困学纪闻》部头过于庞大,与本丛书体例不合,我们不得不忍痛割爱。如果读者希望更好地阅读和理解《困学纪闻》,则可购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(全校本)《困学纪闻》。

由于我们学殖浅薄,加上部分王氏原文及诸人笺注中所引书籍不易查找,我们在校点时自然会出现一些错误,敬请读者方家多加指正。

校点者

自叙

王应麟

幼承义方，晚遇难屯。

炳烛之明，用志不分。

困而学之，庶自别于下民。

开卷有得，述为《纪闻》。

深宁叟识。^[1]

幼承義方晚遇難屯
炳燭之明用志
不分困而學之庶
自別于下民開卷
有得述為紀聞深
寧叟識

[1] 右图系王应麟《自叙》手迹，元刊本及翁注本皆影刻之。翁注本下有阎咏按语：“右三十八字乃尚书亲笔，常熟毛黼季康以视徵君，且曰：‘盍摹勒诸卷首？’徵君欣然如其请。盖徵君曾两遣人至鄞县访其裔孙，求行状、墓铭、神道碑，以补《宋史》列传之略，不可得。又欲绘其遗像，亦不可得。今存其手迹，犹前志也。阎咏临并记。”

序

全祖望

深宁先生文集百二十卷，今世不可得见。其存者，《玉海》部帙最巨，尚有附刻于《玉海》之后者十余种，而碎金所萃，则为《困学纪闻》。顾其援引书籍奥博，难以猝得其来历，太原閻徵君潜丘尝为之笺，已而长洲何学士义门又补之。斯二笺者，世宗宪皇帝居潜藩，皆尝充乙夜之览。近年祁门马氏以閻本开雕，而间采何说以附之，桐乡汪氏又以何本开雕，诚后学之津梁也。潜丘详于考索，其于是书最所致意。然笔舌冗漫，不能挾其精要，时挟偏乖之见，如力攻《古文尚书》，乃其平日得意之作，顾何必哓哓搀入此笺之内，无乃不知所以裁之耶？义门则简核，而欲高自标置，晚年妄思论学，遂谓是书尚不免词科人习气，不知己之批尾家当，尚有流露此笺，未经洗涤者。岁在辛酉，予客江都，寓寮无事，取二本合订之，冗者删简，而未尽者则申其说，其未及考索者补之，而驳正其纰缪者，又得三百余条。江西万丈孺庐见之嗟赏，以为在二家之上。予学殖荒落，岂敢与先辈争入室操戈之胜，况莫为之前，予亦未能成此笺也。胡身之谓小颜释班史，弹射数十家无完肤，而三刘所以正小颜者正复不少。是书虽经三笺，然阙如者尚多有之，又安知海内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刘者乎？予日望之矣。

乾隆壬戌二月既望后学全祖望撰。

目 录

前言 / 陈祖武 / 1

校点说明 / 1

自叙 / 王应麟 / 1

序 / 全祖望 / 2

卷一

易 / 1

卷二

书 / 37

卷三

诗 / 83

卷四

周礼 / 120

卷五

仪礼 / 146

礼记 / 151

大戴礼记 / 173

乐 / 178

卷六

春秋 / 185

左氏 / 200

卷七

公羊 / 232

穀梁 / 236

论语 / 239

孝经 / 254

卷八

孟子 / 258

小学 / 271

经说 / 285

卷九

天道 / 293

历数 / 302

卷十

地理 / 308

诸子 / 317

卷十一

考史 / 350

卷十二

考史 / 380

卷十三

考史 / 401

卷十四

考史 / 426

卷十五

考史 / 446

卷十六

考史 / 465

汉河渠考 / 465

历代田制考 / 473

历代漕运考 / 478

两汉崇儒考 / 484

卷十七

评文 / 488

卷十八

评诗 / 503

卷十九

评文 / 536

卷二十

杂识 / 552

附录

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/ 583

牟应龙序 / 584

袁桷序 / 585

易

危者使平，易者使倾，《易》之道也。处忧患而求安平者，其惟危惧乎？故《乾》以惕无咎，《震》以恐致福。

“修辞立其诚。”修其内则为诚，修其外则为巧言。《易》以辞为重，《上系》终于“默而成之”，养其诚也。《下系》终于六“辞”，验其诚不诚也。辞非止言语，今之“文”，古所谓“辞”也。^①

①【全云】谓“《易》以辞为重”，语意微有病。

履霜戒于未然，月几望戒于将然。《易》贵未然之防，至于几，则危矣。

“潜龙以不见成德”，管宁所以箴邴原也；全身以待时，杜袭所以戒繁钦也。《易》曰：“括囊无咎无誉。”

“贞者元之本。”周公曰：“冬日之闭冻也不固，则春夏之长草木也不茂。”【原注】见《韩非·解老》。可以发明贞固之说。

《乾》初九，《复》也。“潜龙勿用”，即“闭关”之义。《坤》初六，《姤》也。“履霜坚冰至”，即“女壮”之戒。

《淮南·人间训》云：“《易》曰‘潜龙勿用’者，言时之不可以行也。故‘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厉，无咎’^①。‘终日乾乾’，以阳动也；‘夕惕若厉’，以阴息也。因日以动，因夜以息，惟有道者能行

之。”以阴、阳言日、夕，《易》说所未及。^②

①【阎云】“君子终日乾乾”为句，“夕惕若”为句，“厉无咎”为句，证以下文“言虽危无咎”，益验句读断宜如此。不意《淮南子》误读“厉”联上，至王辅嗣犹然。今朱子《本义》正之。【方朴山云】《书》有“怵惕为厉”之句，从“厉”字绝，亦有说。【继序按】今《罔命》“怵惕惟厉”乃伪《古文尚书》袭用《周易》语，何必引之。【全云】汉人皆以“厉”字连上，无异读者，如张竦、班固、张衡文，不一而足，是必田何以来，句法如此，不止《淮南》也。但朱子更定，于义为协。

②【何云】以惕为息，最为浅陋，先儒所以不之取。宏辞人说经，徒欲夸多斗靡耳。【全云】据首条云“《乾》以惕无咎，《震》以恐致福”，则亦非以惕为息者，特有取其阴阳日夕之说耳。

蔡泽谓：“《易》曰‘亢龙有悔’，此言上而不能下，信而不能诎，往而不能自反者也。”亦善言《易》矣。泽相秦数月而归相印，非苟知之。《贾谊书》云：“亢龙往而不能反，故《易》曰‘有悔’；潜龙入而不能出，故《易》曰‘勿用’。”^①龙之神也，其惟蜚龙乎？”

①【全云】蔡泽安知《易》？泽以倾危之口，乘范雎之急而夺之位，是其进不以正也。居位无所建白，是其存不以正也。不过巧于自全，未久即归相印耳。夷考泽之生平，盖以苏、张之术始，以黄、老之术终。然于苏、张则已黜，于黄、老则尚粗。【又云】贾生“潜龙入而不能出”之说，非也。潜盖其时为之。

《越绝》引《易》进退存亡之言曰：“进有退之义，存有亡之几，得有丧之理。”陆宣公云：“丧者得之理，得者丧之端。”其语本此。

《坤》之“六五”，程子以为“羿、莽、娲、武非常之变”。干宝之说曰：“柔居尊位，若成、昭之主，周、霍之臣也。百官总己，专断万机，虽情体信顺，而貌近僭疑。言必忠信，行必笃敬，然后可以取信于神明，无尤于四海。”愚谓此说为长。

《乾》、《坤》之次《屯》，曰“建侯”。封建与天地并立。一旅复夏，共和存周，封建之效也。匹夫亡秦，五胡覆晋，郡县之失也。^①

①【何云】晋室八王树兵，非不封建也；终收琅邪渡江之效，则失中有得。【全云】封建兼有得失，郡县亦然。如唐以藩镇而亡，宋以削除藩镇而亦亡也。典午封建之初，原无先王之規制，致其后日寻干戈，而平吴以来，遂尽削郡县武备，则天子之势反弱，此于封建、郡县直两失之。何说谬。

古者君臣之际，分严而情通。“上天下泽，《履》”，其分严也；“山上有泽，《咸》”，其情通也。不严则为《未济》之三阳失位，不通则为《否》之“天下无邦”。

《阴符经》云：“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。”愚尝读《易》之《临》曰“刚浸而长”，《遯》曰“浸而长也”，自《临》而长为《泰》，自《遯》而长为《否》，浸者渐也，圣人之戒深矣。

“系于苞桑”，三柔在下而戒之也。“系于金柅”，一柔方进而止之也。

《蒙》之刚中，“二”也，占而求之曰“初筮”；《比》之刚中，“五”也，占而从之曰“原筮”。

“童蒙”应于“二”之刚，则吉，养之早也。“童观”远于“五”之刚，则吝，见之小也。

信君子者治之原。《随》之“九五”曰：“孚于嘉，吉。”信小人者乱之机，《兑》之“九五”曰：“孚于剥，有厉。”

“鸣谦”则吉，“鸣豫”则凶。鸣者，心声之发也。“未知获戾于上下”，鸣谦者欤？“二三子亦姑谋乐”，鸣豫者欤？